

#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4  
Issue 4 第四卷第四期

Article 5

January 1935

## 潮州藝文志：卷五

E R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饒鍔(1935)。潮州藝文志：卷五。《嶺南學報》，4(4)，123-155。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4/iss4/5](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4/iss4/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潮 州 藝 文 志

## 卷 五

潮安饒鍔盦輯  
長男宗頤補訂

史 部

公牘類

明

郭氏廷序判語 郭循夫集。

未見

薛僑邑大夫介齋郭君墓誌銘：維歲丁未四月十四日，任貴溪大夫郭君卒，享年四十有七。君諱廷序，字循夫，介齋其別號也。祖居潮陽縣直浦都竹橋里，二世分居貴山之陽。君生而聰警，爲舉子業，出入經史，穿貫百氏。甫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從黃泰泉先生游，甚禮敬焉。壬午同予登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及辛丑成進士，試事大理。日取獄牘而閱之，曰：「用世不知法律，腐儒耳！」居無何，疏回祭掃，杜門不與外事。越三年，赴選得貴溪縣，素稱難治。君清操勤敏，庭無留事，獄無滯囚，隱恤民瘼，不動毀譽。政有不便者，必詳請之；民有怙終者，雖權右不貸。時宰夏桂州公，

蒼頭觸憲，必按之法；有干者峻拒之，甚至揭之以示有司。理大璫奉命江右，所過索取，少不如意，輒凌辱有司。迨至貴溪，君正色抗言，阻其橫暴。嘗有書寄予，謂治劇邑無他才能，惟取法東泓君耳。（宗頤按：東泓，薛宗鑑字，喬之從子，嘉靖二年授貴溪知縣，介齋令貴溪，實繼其後，故云爾。）丙午冬，入覲，復任至維陽，得疾溘逝。君所著判語一部，刻貴溪邑庠，詩文策畧一部，藏於家。（郭循夫集末。）

鐸接：介齋郭知縣廷序，道光廣東通志，乾隆潮州府志循吏傳，嘉慶潮陽縣志循吏傳，光緒海陽縣志並有傳。介齋晚宰貴溪，卓有循聲，此書名判語者，蓋介齋自取臨民聽訟判牘之辭，彙而錄之。據薛喬所作介齋墓誌，是書曾刻於貴溪學宮，今已罕觀，想其佚久矣。

林氏 銘球 按楚文告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五。

未見

## 清

丁氏 日昌 撫吳公牘 光緒豐順縣續志六。

存光緒丁丑刊本。

翁同龢序：丁巳戊辰間，江南既平，吏事放紛，民氣渙散。時揭陽丁公，以江蘇布政使，任巡撫，稔知癥結之所在，抉摘隱伏，專通上下之情；而豪彊大姓及吏之不奉職者，皆不便其所為，日騰謗書，百出百變，公屹不爲動，一意興革，民用大和。蘇嘗得公批牘，類爲一冊，命之曰，丁公實政錄。今年夏遇公京師，乃益遍觀此數冊。其最密者曰詞訟月報，曰錢糧斗則告示，此二者，他省或放而行之矣。而未睹其效者，何哉？史稱黃霸爲條

敷，班行民間，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其精力能推而行之。爲人上者，欲移風易俗，而遇物渾渾其可乎？今朝廷任公以籌海之事，公其往哉！執簡以取繁，推誠以格物；天下多事，來者無窮，公其慎此身，以塞賢士大夫之望！乙亥五月念又四日，翁同龢記。（撫吳公牘卷首）

林達泉序：乙亥冬，先生由津門赴閩，達泉自海州馳至清江，謁焉。言公私事既畢，因陳海州水利不修，異日將成澤國。先生曰：吾前撫吳時，函牘中言海州水利者數矣。當時欲撥鹽款大舉，未能如願；今果不幸多言而中，言畢太息。達泉因請前言水利書，先生出撫吳公牘見示。前半言清訟清漕諸舉，皆達泉在幕時所經見；後半則目所未覩。其與前海州牧言水利事，指畫詳明，雖親履其地者，不能及。且於海州書差蠹民之弊，言之猶爲諄切。遂乞先生予此書，爲起步之資，先生許焉。此書前有常熟翁侍郎序，所謂「米鹽靡密，初若煩碎，而其精力足以貫之」者也。旣回署署師效書中意義行之，頗有起色。丁丑秋，達泉由海州收擢臺北守，謁幼丹制府於金陵。將辭，制府曰：「吾初來江，茫然無所適從，乞禹生中丞指迷，中丞授以撫吳公牘，且屬爲點定，荏苒三年矣。擬爲刊刻，而訛脫甚多，無暇校勘；今子長途多暇，若能爲之校勘，有益於吏治非淺鮮也。」達泉曰：「然，奈先生意不欲何？」制府曰：「子不見于北溟之門人李中素，刊北溟政書乎？其時北溟任兩江，尙允中素之請；且公牘非他文比也，子在中丞門下久，宜勿辭。」並授白金二百爲刊資。達泉起應曰：「諾。」受書而行，則見與翁侍郎所序本詳畧稍殊；而此本多加函加標數則，即制府序中所謂辭所不能盡者，意尙懇懇乎其有餘也。因將二本互校，訛者正之，漏者補之，多分卷數，廣覽刻工，不一月雖竣事。行將持此書詣門牆，援李中素故事，乞宥不告而刻之罪，未知先生其許之否也？書既成，因誌其緣起如此。丁

丑重九日受業林達泉謹序。(撫吳公牘卷首。)

潘祖蔭題辭(撫吳公牘卷首。)(不錄。)

沈葆楨序(撫吳公牘卷首。)(不錄。)

宗頤按:撫吳公牘五十卷,侯官沈幼丹尙書評選,而校刊者,則中丞弟子,大埔林達泉也。據凡例言,此書所言吏治,多江北事;其屬江南政舉者不與焉。原本僅十卷,達泉校刻,乃釐爲五十卷云。

藩吳公牘光緒豐順縣續志六。

未見

宗頤按:林達泉撫吳公牘凡例,言江南所舉辦,如清訟均漕減漕價墾荒田釐賦役勸積穀懲奸胥興水利諸大端,皆載在藩吳公牘中。是藩吳公牘所言吏治,蓋盡爲江南之事也。

## 傳記類

明

翁氏鏡翁襄敏紀畧六卷 千頃堂書目十。

闕 潮安翁氏藏抄本。

林熙春序(城南書莊草七。)(不錄。)

鍔按:翁氏家譜,襄敏二子,長思任,次思佐。思佐長子銳,字粵初,出繼思任;故林序稱爲襄敏冢孫。是書乃粵初撫拾鄒守愚等所作襄敏墓誌傳狀,及摘錄宣府大同雁門塞垣諸志,與襄敏政蹟有關者,裒爲一編,凡六卷。蓋亦表彰先德,自誦清芬之意,猶岳珂之

輯金陀粹編也。其書舊有刊本，附東涯集首以行。然余所藏東涯集無之。茲所著錄，乃從襄敏後人子光借閱鈔本，全一冊。但編中脫簡闕頁頗夥，未知世間尚有完帙否？

黃氏國卿蘇天官年譜一卷

存湖安蘇氏藏寫本。

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蘇國卿字君任，桃山人。嘉靖甲辰進士，授溫州推官。折獄賑饑，民咸德之。陞戶部主事，守吉安殿撰羅倫，稱其廉不絕物，清不已甚。擢江西提學副使，虛公衡鑒，士習丕變。尋晋浙江參政，卒於官。

鍔按：黃副使國卿，所譜蘇天官事，縣志本傳未著錄。蘇大官者，吾邑蘇吏部志仁也，與副使同登嘉靖甲辰進士。天官沒於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年三十八歲。時國卿官福建按察司按察使。此譜乃作于天官歿後，志其行事，而繫以年，凡五千餘言。舊無傳刻，茲據鶴隱蘇氏所藏寫本補入。

高氏日化宮省賢聲錄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四，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二。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四：宮省賢聲錄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明高日化撰。日化澄海人，萬歷中，官楚府有長史。是書以楚府承奉姚陽郭倫事楚王華奎佐理有功，因紀其前後乞休挽留之事，凡啓請文牒及時人稱頌之作並錄之。華奎以非楚恭王子，爲宗人所訐。郭正域力主其事，內外交証者，數年始定，其真僞迄不能明。是書體例猥雜，所言倫佐理之功，亦未可信也。

宗頤按：高日化嘉靖戊午舉人，（見嘉慶澄海縣志十七選舉表。）所著

此書，阮通志藝文畧注曰存，意今必有傳本也。

唐氏伯元二程年譜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續文獻通考一百六十四，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二，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略。

存二程類語附本。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二程年譜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明唐伯元撰，國朝黃中訂補。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事蹟具明史儒林傳。中字平子，號雲漫，舒城人。考二程遺書，有伊川年譜，而無明道年譜。宋文鑑所載明道墓誌，朱子又偶未見，故別爲之行狀。此書取明道行狀，改爲年譜；又取伊川年譜小變其體例，均無所考正，僅因襲舊文而已。

鐸按：唐仁卿二程年譜，余所見本，附刻二程類語之末，僅二卷，排次舊文，殊少考正。誠如四庫提要所言，較之池生春諸星輯本，遠遜之矣。

宗頤按：是譜四庫總目，稱明唐伯元撰，國朝黃中訂補；而先君所見二程類語附本，乃萬曆乙酉姜召校刊本，與四庫著錄全不相同。蓋四庫所據以著錄者，係清初重刊單行本，非萬曆刻本也。

## 清

丁氏日昌百將圖傳二卷 浙江圖書館書目。

存同治八年江蘇書局刊本。

丁日昌自序：四庫兵家將苑一卷，舊本題漢諸葛武侯撰；百將傳一百卷，宋張預撰；廣名將譜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將傳始太公，終劉鄩。

傳末綜論行事，以孫子兵法比合之，立說迂淺。將苑及廣名將譜，則又坊肆依託。三書均列存目，未稱盡善。日昌奉命撫吳，承綠營窳弊之餘，大亂甫定，鄰疆猶徵饑紛沓，無暇自顧屯練，僅就撫標額兵併餉精寡，常日討而訓之。其人大抵淮徐驍果經戰之士，足振往日頽靡，顧英畧而知方之難也。吾是以有百將圖之作，始周訖明，皆取其卓然可師尚者，令吾軍人以投原餘暇，轉相講說，徐觀其材之可用與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不可强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運其器法者仁也，廉也。緩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勝國家捍圉之任；然則兵可不慎謀，而良將可不深注意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數；又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有離準繩規矩，而求神明變化者，則是書亦造就將才之資也。同治九年夏六月豐順丁日昌序。（百將圖傳卷首）

李鴻章序：百將圖傳二卷，傳各一人，圖各一事。雨生中丞輯刊，以訓士卒者。蓋席其知方之畧，而生其督効之誠，以見伊古將才，生不擇地，用不擇人，一旦建不世之功，足以震驚中外，非偶然焜耀旂常也。夫將才之難也：運用之妙，善乎乘機；紀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氣足以斷之，智足以決之；鋪觀乎前史已然之跡，以審求成敗得失之由；設身於艱鉅交集之場，頓發其敵愾同仇之誼。若者爲大將，若者爲名將，傳頌偏勳，間合到孫吳，古今人何必相懸遠耶？予忝專闈，歷有年所。日簡材官，以練其技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吳之士，抑吾舊部也。回憶壬癸間，趨兵東下，始與軍人共甘苦滬瀆上。枕戈鳴櫓，夜分鳴咽。大抵懷忠憤志果毅，相詔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賴天子神靈，事得早成。昔之壯士，今猶盛年。人雖椎魯，習曉公義。召之南嶺，還之南嶺，聽其羸老，豈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難克平，民氣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憑凌狡

伺，往往而有。中丞既拊養吾人，又訓廸之，亦固以備他盜與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講明節度，謹守條教，上副國家諮求頗牧之勤，循覽是編，亦使予舉義灑淮之初志一暢焉！然則中丞之注意將才，又豈唯善撫我人已哉？

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鴻章序。（百將圖傳卷首。）

鐸按：丁中丞百將圖傳，乃其撫吳時，舉歷代將帥故事之著稱者，編次以敎士卒。書中人各爲傳，事各爲圖。周一人，春秋戰國五人，前漢六人，後漢十五人，魏三人，吳三人，晉八人，宋三人，南齊二人，梁一人，元魏二人，隋五人，唐十六人，五代三人，宋十六人，元二人，明九人，總一百人。考別輯歷朝名將事跡，著爲專傳，始於宋之張預。其後何喬新有續傳四卷，顧其言有新續傳四卷，至黃氏道周廣之，爲二十卷，撮錄至一百七十餘人。丁氏此書所採古名將，與舊傳稍有出入。最不可解者，如漢之諸葛亮關羽，晉之羊祜杜預，唐之李靖李勣，宋之潘美，明之李善長，均爲一代英傑，戰畧卓著；乃竟遺而不載，豈其人咸無足師尚乎？然是書分析明白，敘事詳整。將兵者持此以訓廸士卒，未始不可鼓勵士氣而增愾慕。至首附圖像，尤能啓發閱者興趣，洵營伍中不可少之書也。

## 時令類

### 明

李氏一楫月令采奇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九。

未見

光緒嘉應州志二十三：李一楫，字巨川，天性孝友，嗜古文詞，淹貫

經史。任晉江司訓，優貧士，免其脩脯，訓諸生，依禮法，士大夫高其行誼。

### 地 理 類

#### 宋

王氏中行 廣州圖經二卷 文獻通考二百五，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直齋書錄解題八：廣州圖經二卷，教授王中行撰。

增江志四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光緒廣州府志九十一：據黃佐通志，增江志四卷，宋□□王中行撰。

潮州記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五。

乾隆揭陽縣志六賢達傳：王中行，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榜進士。淳熙十二年，授東莞知縣。慈祥憲悌，博學能文，以興學崇化爲首務。舊學湫隘，弗稱輒遷之，文風以振。勸農桑，均賦役，恩敷澤流，有古循吏風。

光緒廣州府志一百五宦蹟傳二：王中行，潮州揭陽人，淳熙十二年，知東莞縣；慈祥憲悌，與人頤之。

鍔按：王縣令中行所譜圖志，自來目錄家及舊府縣志，著錄均不詳其籍貫。陳振孫書錄解題，於廣州圖經條下云：教授王中行撰，是中行嘗爲廣州教授矣。（宋時講詔州設教授，始於慶歷四年，以明經術有德藝者充之，見宋史職官志。）考通志縣志中行本傳，不言曾爲是官，據此可補志傳之闕。觀中行著述，於原籍則有潮州記一卷；於教授

羊城，則有廣州圖經二卷；於出宰東莞，則有增江志四卷。（增江今雖屬增城；然東莞實與增城毗隣，江水由增城之東南流入東莞以注東江。宋史地理志：開平五年，東莞曾廢，併入增城；六年復置。蓋增城東莞之間，河流惟增江最大，故中行令東莞，志其山川人物，仍以增江名志。）則中行必精輿地之學，惜書已無傳，未由審其體例也。千頃堂書目七，有王仲行增江志四卷，注云：洪熙間修。書名卷數，與解題著錄並同，是增江一志，明季尚有傳帙，特中行之名，黃氏誤作仲行。（乾隆潮州府志選舉表誤同。）其曰洪熙間修者，當是志爲淳熙刊本，年久字奪，誤以爲洪熙耳。

宗頤按：王中行潮州記一卷，曾著錄於宋史藝文志三。余攷千頃堂書目無其名，蓋佚已久矣。阮通志藝文畧著錄此書，列入地理類中，風土雜紀門。然記之爲書，其體例雖有異夫今日之志乘，而實亦地方志之一種也。潮州之有志，或謂明宏治知府車份所修五卷，爲其初本。然中行爲宋隆興淳熙間人，已先著有潮州記。則吾潮方志，最古而可考者，實唯此書。（文淵閣書目卷十九署字號，舊志有潮州府志一冊，又三陽志一冊，又潮州府三陽志二冊，又潮州三陽志二冊，又三陽志一冊，卷二十往字號，新志有潮州府并屬縣志一冊，共六部，皆不言修於何時。考書目卷首有楊士奇正統六年題本，稱各書自永樂十九年，由南京取來移貯文淵閣，則此數志皆當爲永樂十九年以前所修輯也。其所謂潮州三陽志，則必修於宋宣和以後。蓋宣和三年，折海陽置揭陽，潮州始領有三縣也。至各書爲何人所撰，文淵閣書目並未著錄，今亦不可考矣。）

## 明

曾氏傳等 永樂潮陽縣志 嘉慶潮陽縣志卷首舊序。

佚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鄭義序：郡邑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也。有之，則建置沿革山川形勢風俗人物名勝古跡，瞭然在目，纖悉不遺，誠不可無也。潮陽海濱甲邑，俗尚禮教，人習詩書，萬然鄒魯之風，映今耀古。第以圖志，附於三陽郡志之一。其所登載，弗克備舉，覽之悵然。恭維聖朝混一寰宇，而輿地之著於經史子集者，尙未登諸館局，以仰裨乙夜之光。遂勅內臣分行天下，頒降凡例，監督郡邑，纂修志書，要在詳悉，以成一代之令典。於是縣尹連江陳時可，二尹莆田陳名高，判繕蘇江祝壽，典幕如皇鄧如真，遵行惟謹；廷禮儒紳欽諭寧化張壽，鄉之耆碩曾傳趙瑀，文士許定理謝榮，旁搜博采，考古證今，其名勝古跡，向之失於收輯者，茲得按而錄之。惟境內人物，若文人才子義夫節婦，凡有關於教化之類，多存名失實。世遠人亡，可勝痛哉！然僅有可據者，因得撰次列傳，類編成書，貢於天府，而存其稿於有司；執事者用鋟諸梓，以廣其傳，屬予序之。予謂郡邑之志行史，述之流於遠也。其風氣之美，與治化並隆者，固無所增損矣。若風俗益淳於前，而人民日興於後，又能輯續而大之，則斯志與地望，殆將同垂於不朽也，予復何言？永樂十七年邑人鄭義。（嘉慶潮陽縣志卷首。）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陳時可潮陽縣志，永樂間修。

鍔按：據鄭氏序文，是書纂輯，爲鄉之耆碩曾傳、趙瑀、文士許定理、謝榮等。今潮陽縣志，曾趙諸人，皆無考。千頃堂書目以主修縣令陳時可著錄，茲爲改正。

宗頤按：此志修於永樂己亥，時倡修者縣令連江監生陳時可。

（時可名見潮陽縣志十三職官表。）阮通志藝文略著錄此書，題曰陳時可撰，非也。鄭義序稱，廷禮儒紳欽諭寧化張壽，鄉之耆碩曾傳

趙璠，文士許定理謝榮，旁搜博采，考古證今，類編而成書。是此志當時與纂修之列者，尙有教諭寧化張燾一人云。

鍾氏 仕傑 成化潮陽縣志 嘉慶潮陽縣志卷首舊序。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仕傑自序：郡邑之志，所以紀其方土所有也。蓋自建置之沿革，分野之隸屬，風俗氣候之異同，疆域至到之遠近，山川之形勝，學校之廢興，人物科貢之名，土產賦稅之數，城廓宮室之壯麗，禮樂文章之制作，靡不具載。此書若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籍，秦之圖書，漢班固之地理志，唐祝穆之方輿勝覽，皆是也。潮陽爲邑，隸於潮郡，自唐吏部侍郎韓公刺潮，人被詩書禮樂之化，文風士習，與中州齒，號稱海濱鄒魯。至入國朝，聖化之所漸被益深。故風俗益淳，文物益盛，視昔有加；非有志以登載之，後將焉考？成化丙申春，閩之莆陽吳侯穀，由名進士來宰斯邑，下車僅踰年，政通人和，大事興舉。公餘復以纂修志書爲事，以庶務叢雜，弗克果就。適士傑適以乞歸，優老在家。一旦乃出天順五年朝廷遣官所采志書遺稿一帙，屬予爲加考訂，并補闕遺，續其方來以備來日修採之用。顧予衰拙，奚克堪哉？然辭弗獲命，廻旁求舊志，以補其全；質金石之刻，以正其誤；詢儒宿之言，以證其實；廣耳目之所及，以詳其事。損其重複，增其缺畧，刪其不宜書，述其所當書，復於各目之下，僭加小序，以潤色之，三閱月而始成，復與吳侯商確之。檢閱既久，將捐俸使梓以傳，謂予宜序諸後。予惟紫陽朱子出守南康，始至，而先問郡志，君子謂其知所先務也。今侯之首政，輒先及此，使一邑之名物有紀，而先後之文獻足徵，亦可謂知所先務者矣。來日移此心以助理天下，必能以當務爲急，而善政善教之所及益廣，豈特治邑云乎哉！（嘉慶潮陽縣志卷首。）

嘉慶潮陽縣志十四選舉表：鍾仕傑，縣廩人。景泰庚午科舉人，官梧州教授。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吳穀潮陽縣志，成化間修。

宗頤按：此志修於明成化十四年，（見嘉慶潮陽縣志卷首。阮通志藝文署三有著錄，題曰吳穀修，與千頃堂書目同。致鍾仕傑所作此志後序，迺縣令吳穀，（吳穀莆田進士，成化十二年始任知縣，名見嘉慶潮陽縣志十三職官表。）延仕傑纂輯，本天順五年舊志，益以補訂，而續編成書。觀仕傑文，謂「旁求舊志，以補其全；質金石之刻，以正其誤；詢儒宿之言，以證其實；廣耳目之所及，以詳其事，損其重複，增其缺畧，刪其不宜書，述其所當書，復於各目之下，僭加小序，以潤色之。三閱月而始成，復與吳侯商榷之。」可知當時撰稿全出仕傑之手，而吳穀則以邑令而主修之也。又張汪弘治二年潮陽縣志序，稱「梧州教授鍾先生仕傑，手錄志書一帙。蓋先生致仕歸，親自纂述，欲刊行未果而卒。」是此書當時未曾付梓也。

劉氏寅戴氏闕弘治潮陽縣志八卷 嘉慶潮陽縣志卷首舊序。

未見

王鑾序：成化丁未春，予筮仕潮陽，………粵自設官以來，夙夜祇懼，以圖報稱。凡暇則旁詢邑志於士夫耆德，欲一閱以考故典，以觀民俗，以察民瘼。僉曰，自古逮今，未有成書刊行於時，鬱然不悅者數月。越明年戊申春，乃於邑故教授鍾仕傑家，購出殘藁一帙，目之教授君亦嘗欲纂輯品第，憶必力有不逮，而未成書也。嗟夫，海濱鄒魯，先正舊稱，而潮陽居首；邑志不書，誠爲缺典。尹茲邑者，寧無媿耶？因謀諸邑庠二教先生姑蘇張

注，鄉進士劉君寅，儒士戴君問以纂修之，咸退托不決；而庠生劉耀贊之，曰：「茲惟勝事，不可辭也！」於是延禮庠宮之名宦祠，纂修編錄，若草創，若修飾，若潤色，悉有其人矣；余每於公餘輒往討論其間。其化則昌黎文公之舊，其事則政教禮樂，其賦則服色器用，其文則騷人學士，若夫筆之削之，則主之三君子，余罔攸兼也。由是次簡編，正訛謬，歛新摘故，芟繁補略，不必汗牛充棟，而潮陽之封域，山川風俗人物貢賦科第行義文章，備登俱載，炳炳可觀。所謂因俗之政，庶幾於萬一矣。……」（嘉慶潮陽縣志卷首。）張江後序：「……潮陽古稱海濱鄒魯，衣冠文物之盛，山川形勢之佳，為潮之甲邑；惜乎志書素無刊版，以紀其盛，誠闕典也。弘治戊申，縣尹王公鑾二尹梁君時欽判簿程君文政澄政之餘，病是書之缺，禮聘鄉貢進士劉君寅儒士戴君問任纂修之責，而因謬屬余粗加櫽括，迺蒐輯於境內，得梧州教授鍾先生仕傑手錄志書一帙。蓋先生致仕歸，親自纂述，欲刊行未果而卒。余閱是書，雖云登載之詳，未能無遺漏也；且又未經刊梓，繼以筆削者多，志尚不一，以故繁簡失宜，先後失次，因而散佚者又多焉。予三人重閱傳記，旁采見聞，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門分類別，詮次成編，凡為卷有八，為目有五十焉。其縣治沿革之由，學校開創之盛，貢賦物產之宜，人材宦蹟之著，以至風俗之淳厚，節義之昭明，詩文之富麗，庶乎一覽而畢見，上可以裨聖化之隆，下可以惇民彝之善，豈徒資檢閱而已哉！書成，王公命工鋟梓以傳，俾予述其概於末。……」（嘉慶潮陽縣志卷首。）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王鑾潮陽縣志，弘治間修。

宗顧按：此志修於弘治二年己酉，阮通志藝文畧三題曰王鑾修，與千頃堂書目同。（鑾，全州人，舉人。成化間任知縣，名見嘉慶潮陽縣志十三

(職官表)。然據變及張汪序，乃劉寅戴問二人，受變所聘，任纂修之責，而後經張汪加以參訂。其書為卷八，為目五十，蓋以鍾仕傑舊志為藍本，而續補其未備者。張汪，崑山人，時任訓導。劉寅，成化庚子舉人，見潮陽志選舉表。戴問，亦潮陽人，事蹟無考。

盛氏 端明 宏治潮州府志四卷 乾隆潮州府志卷首舊序。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車份序：地理書肇自禹貢，至於成周，又別之為圖，為志，各建官設屬以掌之，圖以知山川形勢，則大司徒職方司險之所掌也。志以知語言土俗，則小史內史之所掌也。而又有土訓誦訓之官，通圖志以詔王，其詳見於周官，凡以通天下之志，達上下之情，故能一道德，同風俗，其所繫大矣。後世郡縣，雖或有志，而不領於王官有司者，謂非吏議所急，故其為書，或苟且以應故事，其於治教所關，是非得失興衰理亂之故，可以昭法鑒示來蒞者，反多畧而不書，則其去成周之意遠矣。宏治丙辰，余來佐潮郡，閱舊志，而竊有疑焉。一日潮士盛端明進見，余以其意語之。端明忻然，退而重為纂輯成編，以質於余。簿書碌碌，未暇也。近余以疾乞歸，得以參之舊志，攷正其訛謬，補其闕遺，為書四卷，彙分為二十篇。科貢職官，別為年表一卷。蓋其辭雖不文，亦庶乎不為無益之空言云爾。潮州府同知車份。(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萬姓統譜一百八：盛端明，潮陽人。(宗頤接：端明，海陽人，譜誤。)字希道，弘治戊午解元，壬戌進士，入翰林為檢討，歷官禮部右侍郎，備顧問，轉為禮部尚書，卒謚榮簡。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車份，(宗頤接：今本誤作東份。)潮州志五卷，弘

治間修。

[補]周碩勳曰：潮志自明弘治以前，無可考已。弘治年間，郡丞車份嘗纂輯一編。（乾隆潮州府志卷首。）

宗頤按：此編阮通志藝文畧題曰，潮州府志四卷，車份修，千頃堂書目則作車份潮州志五卷；據車份序謂為書四卷，彙分為二十篇，則作四卷者是也。是志為份延端明纂輯，而後經份稍加補訂。周碩勳以此書經份增訂，而稱為其纂輯，不知撰稿實出自端明手也，其誤與千頃堂書目，及阮通志同。又車份序言此志共二十篇，其名今已無攷。今惟周府志卷四十藝文，載有車份貪吏論一篇，猶知諸編中，貪吏為其一也。

[補]周氏用嘉靖饒平縣志東里志。

未見

[補]蘇信浙江按察司僉事瞻峰周公墓誌銘：己卯，（公）陞浙江僉事，未幾，致政歸。閉門家居，跡不及城市。雖景薄桑榆，而耽情經史猶昔也。庚寅歲，提學林公倡修廣東通志。縣尹許公素慕公名，踵門以縣志相屬；志成，三饒文獻賴有所徵。嘉靖辛卯，疾作，遂卒，年六十七。公，諱用，字舜中，初號顧影道人，晚更號瞻峯，先世福建龍溪人，宋解元周景清之裔也。（東里志）。

[補]惠登甲光緒饒平縣志序：饒自前明許公壁創修縣志，嗣此羅公胤凱，邱公金聲續補增修，賴有傳人。

宗頤按：周用，弘治乙丑進士，名見饒平縣志選舉表。是志為許壁所修。（許壁，桂林衛人，嘉靖乙酉知縣事，八年以事去職。傳見康熙饒平志六。）而周氏受其延請纂輯，當嘉靖庚寅之歲；據其卒年推算，適為

死前一年也。此志舊書目及阮通志藝文畧均不著錄，今補入。

鄭氏 大備 嘉靖揭陽縣志五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鄭大嵩序：昔先大夫嘗曰：周官外小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御史掌贊書，揭之乘缺也久矣；余將詳之，以贊未及焉。痛哉！嵩近嘗謂族父碧河曰：「叔，國史也其成余先人志，諾焉。豈謂卽修文地下邪？」嵩於是惴惴焉恐露先朝露，終不獲覩邑之成志也。今夏五月，吾侯有命，先之以鄉進士吳君繼喬，許君守愚，代致俟意。二君書曰：「惟吾執事，俯徇衆推，勉就邑侯之請，爲容一出筆削以定萬世之公。」邑侯書曰：「當道委成初稿，顧鴻裁卓識，所以協人心而垂之不朽者，將有望於吾先生。」余曰：「愚則何敢？若佐書吏以小效微勞，則不敢辭。」秋八月，又申前命，九月望，嵩謹從侯所遣弟子員將命者，赴館請侯所創稿而核之，稍增一二而已。今梓工臨竣，嵩不覺喜而喟曰：余獲覩所志之成也，侯之力也。侯之賜也。嗚呼，其何能忘諸！（乾隆揭陽縣志卷首。）

王鳳序：揭志成，邑士夫咸歸績于鳳，且用爲慶。鳳爲之懼曰：得寡過幸矣！奚績爲？夫揭望邑也，如風俗，如民物，如山川，如田賦，如人才，如宦歷，咸吾有是邑者所當知也。弗知弗明，知而弗記弗仁，記而弗詳弗備，詳而弗核，是謂失實。備是數者而或自用自專焉，過猶不免，此鳳所以懼也。迺關白於撫按藩臬當道，乃徵舊志，乃屬草於學師弟子，迺聘鄉進士仙橋鄧君訂正而增輯之，乃請於程齋盛公中離薛公以序之。然鳳猶惴惴焉弗敢以自安，何也？蓋風俗審矣，民物著矣，而我所以正之阜之者，未知何如也？山川昭矣，田賦則矣，而吾所以寧之均之者，未知何如也？然人才辨矣，宦歷紀矣，而吾所以去取之，師法鑒戒之者，未知何如也？然

則焉用彼志哉！此鳳所以益爲之懼也。夫始而懼之，懼夫志之無也；終而懼之，懼夫志之有也。此鳳所以幸寡過，而弗敢以自安也。後之君子，相與期無負今日當道諸公之委，無負今日作者序者之意，是志其有永矣。

敢識之簡端以告。（乾隆揭陽縣志卷首）

薛侃序（乾隆揭陽縣志卷首）（不錄。）

盛端明序（乾隆揭陽縣志卷首）（不錄。）

乾隆揭陽縣志六懿行傳：鄭大嵒，字峻甫，號仙橋，官溪人，嘉靖壬午舉人。從尚書甘泉湛若水遊，學日以進。選德清教諭，既歸，邑令王鳳雅重之，延修邑乘。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中：王鳳揭陽縣志五卷。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三：揭陽縣志五卷，明王鳳修，鄭大嵒輯，嘉靖乙巳，佚。

宗頤按：此書阮通志藝文畧題曰王鳳修，鄭大嵒輯。攷乾隆揭陽志卷首凡例云：縣自宣和辛丑設治而後，志凡二修：始修於嘉靖乙巳，維時創稿者，邑令王鳳；增校者，孝廉鄭大嵒也。今按王鳳序言，乃徵舊志，乃屬草於學師弟子，乃聘鄉進士仙橋鄭君訂正而增輯之。而薛中離序，亦云：王公窮諱博采，委重鄭君峻甫，再月而告成。據諸家之語，則大嵒實負勾纂補輯之責，非特增校而已也。

陳氏天資東里志。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

存饒平陳氏藏抄本。

天資自序：嘗讀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夫夏殷之道，其所以經畫彌綸於天下者，燦如

日星，雖垂諸千百世而可昭然也。乃至於孔子而嘆其無徵者，亦以文獻之不足故，欲稽而無從耳。是則典籍之存沒，係於世道亦大矣。此故郡邑之所由志也。東里之在潮郡，雖云僻處一隅，而其間疆域之延袤，山川之靈旭，人文之宣朗，國賦之萃聚，科目賢才輩出於是，兵防城守森立於是。蓋自闢壤以來，有聲廣東舊矣。然氣運推遷，而盛衰之勢迭異，古今代謝，而前獻之迹遂湮。故無徵之可歎，不但如杞如宋已也。姑舉一二言之，大埕有學士陳姓者，或曰西河陳氏之祖也，或曰菴內陳氏之祖也。今二氏之子孫尚存，訊以名字宦履，皆不知矣。上里有郡守張姓者，洪武初方首戶繁籍於海陽，不再傳而子孫微矣。余嘗見其首墾田段冊，及奉祀神牌，皆題曰福惠二郡太守，而其名則忘之矣。大港有吳駒馬墓，荒址徒存，而尚主之微稱莫著；神前鯉魚山有將軍塚，翁仲臥荆棘，而將軍之名姓無傳。近日雨陷東山，牧堅誤落其中，則見空曠無物，四壁磚皆紀興和二年。攷史興和乃東魏孝靜帝年號，其二年庚申，則梁武帝大同六年也。是時潮已屬梁，更曰瀛州，乃興和之紀，不審謂何？其他殘碣斷壘不可考如此類者尚多。昔人云：人生於數十年之前，事皆茫然，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數十年且然，况歷數百年者乎？故才名如李白，已迷生長之鄉，而去其籍焉。雖孟子於周室班爵祿之詳，猶不可得聞；則夫載籍之無紀，東里故實之不彰，奚怪哉？士君子生於其鄉，觀前哲泯於無傳，山川鬱而不光；吊古興悲，高山仰止之懷，寧能無介然於中乎？且舊謂東里家詩書而戶禮樂，務本力穡，其俗朴，其民淳，有三代遺風焉。邇年以來，習尚頗異，然流風猶有存焉。頃自倭亂寇殘，惡少不能忍凍餒之窘，或恣睢以僥幸之命；奸人肆雌黃之口，遂鼓簧於玉石俱焚之議，吠聲囂於衆喧，訛言徹於上聞，東里幾爲墟丘矣。夫惡少不範，誠爲可誅；然舊家彥士，守法

如故，一二鼠竊之徒撓之，不過責土豪以尺素耳；固未有結寨拒命，侵奪官稅，攻陷城堡如下滄南洋上饒等賊之橫戾者。又安用好功輕逞，草菅民命爲也？求其故亦以載籍之無稽，遂信其地真如長林豐草之鹿豕，可果於禽蒐而草薙者。若使簡編具存，易於披閱，則見其疆域山川如是，人才文物如是，兵防國賦前哲往蹟又如是，安得不蹙然動而翻然思邪，故欲信今傳後，婉俗章美，非志不可也。余於是乃謀諸教授吳少松周時庵，相與採輯舊聞，搜羅遺逸，探崖谷以尋幽，步海堧而追勝，求文翰於世家，詢傳聞於故老，臚分區別，纂爲東里志。庶以備觀風者之采擇，亦使後來者有所觀感而懲創，還淳風於千古，企前哲之芳躅，俾海濱鄒魯，不獨專美於前，而於風化可爲萬一之助焉耳。固知僭妄之罪，不能自逃；然維風救弊之衷，亦可諒也。覽此志者，其有感亦夫！萬曆二年歲次甲戌冬十一月  
賜進士出身欽選戶部主事兵部郎中敘州府知府遼東道監察湖廣右布政使司理人石岡陳天資撰。（宗頤按：陳天資此序：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藝文有載之；然語頗刪節，茲則依舊抄全文錄。）

劉守元後序：堪輿言岡萃而水環者氣鍾也，余東里鎮山自楚粵逾閩，汀逶迤入界；鳳翔而下，爲潮之左臂，尖峯疊嶂，大海環帶，河流會其西，澳山屏其南，鍾山映其東，絜長補短，方數十里，纍纍乎千室之邑，彬彬乎文物之邦，有聲於郡舊矣。大抵山川之鍾英，與氣運相爲低昂。方其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付斯文而山川增色。孰主張是？孰降施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能已乎？及其風氣既開，人文既著，則興起斯文者，非天也，人也。自東里志之所能識，迄於今豪傑之生於吾里者，不數；而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者，若曹宗道之善課多士，陳子旃之篤志力行，周舜中之博學清修，一時人士，翕然宗之。家詩書而戶秉禮，不亞鄒魯矣。居是里者，士

無僂俠之風，女無匪僻之行。長幼尊卑，以禮敘也；親戚急難，以誼勸也；父兄之教，子弟之學，不爲浮詞勸說，以實勝也；非先民之遺乎？先民之教衰，倭彝蹂踐，四民廢業。蓋地本斥鹵，而幅員素逼也；益之以彝禍，而爲善之資益寡矣。士之卓然自立者幾何哉？則主張斯文以輝煌吾里者，非吾黨之責乎？乃石岡先生與少松吳君，慨吾里文獻無徵也，稽實哀聞，分門別類，共爲之志，而形勝財賦人才風俗，與夫沿革措置，宛然一邦規模，苟留心民事者一展卷焉，寧不可以興乎？昔崔與之作中洲志，近世甘泉湛先生續其書；及黃泰泉修全廣志，取以參據。中洲亦里也，有名賢以表彰；則里仁爲美，有後賢爲羽翼，則愛而可傳。今之志東里者，寧無望於後人乎？天付以文，地鍾以文，先賢興起乎前；則吾與二三先生，與今有志之士，固後死之興於斯文者也。然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諸君子相與勵志力行，用昔日之忠，祛今日之弊，以從先進之文，上以光二先生倡率之志，中以副二先生羽翼之心，下以開後世俊傑之賢，使後人之續是志者，視今之簡編益爛漫焉，則志者之心以慰，而守元亦與有榮焉。夫風氣之開，人文之著，固必有所由興。吳之文也以子游，蜀之文也以文翁，山川之巨細不同，吾願吾里斯文，自今日興之也，里人後學劉守元識。宗頤安：陳天資東里志，自來僅有傳抄本；故劉氏此文，亦自抄本遂錄。改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一千三百四十潮州府部藝文，亦載有守元東里志後序。覈其字句，與此頗有不同。「此處尖峯疊嶂」句，集成無之，「絜長補短」句，集成「補」字作「置」，「大抵山川之鍾英」句，集成作「山川之秀」，「與氣運相爲低昂」句，集成無「相」字，「天付斯文而山川增色」句，集成作「山增川色」，「自東里志之所能識」句，集成缺一「東」字，「家譜書而戶乘禮」句，集成「詩書」作「儒書」，「倭彝蹂踐」句，集成作「倭寇蹂踐」，「益之以彝禍」句，集成作「寇禍」，「而爲善之資益寡矣」句，集成「益寡」作「益貧」，「慨吾里文獻之無徵也」句，集成「作海文獻之無徵」，無「吾里」及「也」字。

三字，「宛然一邦之規模」句，集成作「具一邦之規模」，「中洲志」，集成作「中州志」，「黃泰泉修全廣志」句，集成於「泰泉」下多「先生」二字，「今之志東里者」句，集成「者」字作「也」，「知吾與二三先生」句，集成無「三」字，「與今有志之士」句，集成「今」下有「日」字，「亦猶今之視昔也」句，集成「也」字下多一「耶」字，「諸君子相與勵志力行」句，集成「君子」上無「諸」字，「上以光二先生偶率之志」句，集成作「上以光三先生羽翼之心」，「中以副二先生」句，集成則全無之。此皆其差異者，謹詳加讎校，附記於此，以備後之校刻東里志者，知所攷覽焉。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九文苑傳：陳天資號石岡，嘉靖乙未進士，歷官至布政使。博學能文，所至官蹟載於其地，致仕歸，以道誼爲鄉里之倡；又留心文獻，著有東里志一書藏於家。兵燹之後，典故藉以有傳云。（宗頤

按：陳天資之名，四川通志誤作大資。）

鍔按：東里卽今澄海縣東之東隴港，舊屬饒平縣蘇灣都。嘉靖四十四年，析蘇灣置澄海縣，於是東里遂歸澄海屬地。石岡爲是志，在澄海置縣之前，故志中紀載，仍以饒平爲主。其書向無刊本，余所見舊抄本，共八冊。全書分沿革疆域境事風俗學校人物物產藝文凡八門。每類之首，各冠小序一篇，雖以東里名書，而篇中所載，實不限於東里。（如藝文中載薛侃揭陽縣志序文之類。）大抵嗜博貪多，務盈卷帙，不免失之氾濫。然在當時縣志未修，（羅胤凱倡修邑志在此志之後。）此書能網羅遺佚，實有功文獻不鮮。其後吳穎續修郡志，全賴是編爲藍本。（吳志卷首潮汐攷篇全錄東里志原文。）可知明清之交，兵燹之後，此書亦頗爲一時人士所重視也。然細檢今之抄本，文字倒置，訛譌舛駁，幾於觸目皆是；而人物志中所載選舉表，竟臚列及於康熙時人，乃知今所傳者，實非陳氏原本。蓋書旣未鋟板，輒轉傳抄，已不免魯魚亥豕之誤；復經妄人羼改附益，原書本來面

目，遂不可復睹矣。安得陳氏原本一訂正之？

又按：據天資自序，及劉守元後序，其助石岡纂輯是志者，有吳少松與周時庵二人。少松名繼，處士吳松齋子，澄之下灣人，嘉靖三十六年貢生。官直山教授，本志人物門，後有論贊一篇，即少松手稿也，時庵事蹟無考。

林氏 喬松 志略 嘉慶澄海縣志卷首舊序。

未見

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林喬松下外人，嘉靖辛酉舉人。兩任浙江景寧杭州通判，俱有惠政。轉雲南安寧州知州，擒緝彝岳鳳浪鳥致京師，論功受上賞，以老乞休，歸十餘年而卒。

蔡氏 德璋 集遺 嘉慶澄海縣志卷首序舊。

未見

嘉慶澄海縣志十七選舉表：蔡德璋蓬洲人，萬歷壬午舉人，官武緣知縣。

鍔按：林氏 喬松志畧，蔡氏 德璋集遺二書，俱見萬歷乙未澄海縣志王天性序。據序稱，撫郡邑舊乘，按吏胥掌故，拾遺老傳聞，參之以林君志畧蔡君集遺云云，知此二書亦地志之一種也。阮元廣東通志藝文畧，於萬歷乙未澄海縣志，題云王嘉忠撰，林喬松等輯；不知王志纂輯者乃天性，而喬松志畧，蔡氏集遺另是二書也。今據序文，補錄於此，而萬歷縣志則改題天性，俾符名實；但細覈志畧集遺之義，其上疑有闕文，以所引如是，姑仍之俟再考焉。

宗頤按：此二書均係澄海志之初稿，林氏之書其名必爲澄志畧，而蔡氏集遺，疑卽首林氏之闕者。王嘉忠萬歷澄志序，稱鄉先

生林澄川志畧，孝廉蔡玉岡集遺，并徵備採。是萬歷乙未間所修澄志，蓋以二書爲藍本。又林氏蔡氏二人，縣志僅載其名，而此序云林澄川，又云蔡玉岡，當爲其別字也。

林氏 大春 隆慶潮陽縣志 千頃堂書目七。

闕 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

黃一寵序：古者國必有史，史氏皆世其家，其權專，其職重，其是非臧否進退予奪，皆得以循天之制，成□之直，而其所筆削，亦足以信於天下。漢興，司馬遷蒐輯史記，有本紀世家書表列傳，紀載軒轅氏以來之事，而史體始爲之一變，後之言修志者宗之，然嘗觀史記所陳，上下貫穿，極詳且備，至於利治之循酷，獨惓惓焉爲之傳，以論著其始末，其間敘道德法令之効應，灼然不爽，得非以吏者民之師，師其治行之得失，固世道之所由以汗隆□。潮陽舊有志，歲久而湮。自叙初入潮時，卽有終□之議。會海氛爲梗，武畧方殷，未暇及也。不踰時，而樓船奏績。諸有志文蓀之士，稍稍復其故業。予因以狀聞諸當道，皆報可。乃移檄學宮，及所屬守禦司場諸職事，令其悉稽故實，以備參覈，下逮里胥耆舊，各指陳其鄉土興衰聚散，以及陵谷險彝變遷之故。於是則禮請督學石洲林先生總其事；先生幸不以爲迂，慨然任之。蓋惜紀載之闕陋，亦其素□□開局于邑之別署，仍以邑弟子員蕭生端漸，陳生達衢，林生大達，陳生由衷，林生靈芝，董分棲之役，越五月而稿成。分門別彙，總凡若干卷，自著圖經分野形勝係焉。爲紀二，爲表三，爲志五，爲傳六十有一，而終之文辭。上下三千載間，搜輯靡遺。其體裁畧倣古編年之法，自成一家，不類時作，其造詞平易易知，無佶屈聱牙之態，而意自雋永；其間所爲論著，尤根極理要，參酌時宜，可以証今垂後，匪徒事剽襲爲紙牘之空言已也。顧余於吏治

所在，獨深有所感焉：夫長吏奉天子明命，蒞此邦而鎮撫其人民，一方之升降係之矣。吏而賢也，則政事修舉，民物康阜，賢才衆而風俗厚，卽山川且爲之改觀易嚮，而禮樂文章之屬，次第而登，於理無難也。一不得其人，則民方疾視之不暇，而何職事之能稱哉？是余之所爲感者也。今余檄修志而志成矣，凡吏茲土者，姓名爵里，靡不筆載，其賢與否，可指而悉數也。余之名忝列諸紳紳之後，後之閱是志者，得無指以爲言，如今之視昔者乎？一不當於人心，將交摘而罪之，無所復辭，是又余之所大懼而不能自己者。史稱奉職循理，可以爲治，而黎民又安在此不在彼；蓋循酷之途殊，而道法之制異也。余方惴惴然求奉職循理之未能，得是志而閱之，是非臧否，典刑具在，庶乎觀省之有助，而懼或可以少釋矣。若曰無關於治理，而特爲此以備典籍，是豈特區區修輯之本意？而亦非石洲先生所以存文獻，而憂桑梓之義也。於是乎書。(嘉慶潮陽縣志卷首)

嘉慶潮陽縣志十六名臣傳：林大春，字井丹，少嗜史漢，工古文辭。弱冠舉於鄉，登嘉靖庚戌進士。時嚴嵩方用，以文名招致之，不應。除行人後，考選應得臺諫，爲忌者左，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湖廣江陽僉事。丁內艱，歸，服闋，補河南僉事，備兵睢陳，執法不避。嘗置故相高拱所私於理，拱深啞之；以大計調拱免相，卽家起蒼梧僉事，改浙江督學。奉詔選士，貢太學，皆一時知名士；晉秩副使，督學如故。迨高拱復相，遂罷歸家居十八年，杜門著書，不事干謁，卒年六十六。曾奉詔與修世廟實錄。纂修邑志，時稱其有良史才。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林大春潮陽縣志，隆慶間修。

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隆慶潮陽志十五卷，存一至五，知縣黃士龍修，隆慶六年刊，自序。

宗頤按：此志阮通志藝文略三有著錄，書修於隆慶壬申，倡修者黃一寵。（一寵阮通志藝文略與周府志並作一龍，而清學部方志目則作土龍，茲從嘉慶潮陽志所載黃氏自序。）而林大春實總其事，邑弟子員蕭端漸、陳達衡、林大達、陳由衷、林靈芝等，則任分核之役，書共十五卷，今雖未獲見其原本。據黃序，猶可知其概略。蓋倣編年之例，分爲紀二，表三，志五，傳六十有一，終之以文辭，而黃所著圖經分野形勝並係焉。書刻於隆慶六年，今已無完本，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著錄者，僅存一至五卷云。

王氏天性 萬歷澄海縣志 嘉慶澄海縣志卷首舊序。

佚道 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王天性序：是志也，握管於萬歷乙未秋，登木於丙申夏。蓋甲午歲東陽王侯，以兩臺薦自平遠，調我澄海。至則訪求邑志，知余曾創稿，屬以成編。昔朱晦翁守南康，下車首問郡志。君子謂「儒者爲治，能知所重」類如此。孰是觀侯，則以臺薦調煩，誠有由然而非偶者。余固陋劣，重違侯命，乃出舊稿復加校輯。竊見今志郡縣者，侈立凡例，虛張體裁，有紀有表，有書有傳，儻然自謂遷史流亞。余非不心慕之，而才不逮。余所謂志，亦猶日抄故事云耳。撫郡邑舊乘，按史胥掌故，拾遺老傳聞，叅以之林君志畧，蔡君集遺，而取衷於王侯。分門析類，據事直書，茫然不知凡例體裁爲何物；即間有一二論說，要以據患者一得，敢謂是非果不謬於聖人也。補漏剔疵，敬以俟博雅君子。林君諱喬松，蔡君諱德璋，俱邑人，江西南昌府通判邑人王天性撰。（嘉慶澄海縣志卷首。）

王嘉忠序：（嘉慶澄海縣志卷首。）（不錄。）

嘉慶澄海縣志十八循吏傳：王天性，字愧軒，蓬州都外砂人，嘉靖壬

子舉於鄉。初任盱眙教諭，以才望晉上高縣令。天性素喜爲古文，晚年益工。澄邑初建，未有志。且中燬於兵，天性留考輯，哀以成書。其後海氛數十年，百事俱墮，後人猶得按籍考定者，天性志畧之功爲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三：澄海縣志，明王嘉忠撰，林喬松等輯，佚，萬歷乙未，序載李志，（宗頤按：李志即李書吉所修嘉慶澄海縣志。）喬松邑人。

鈔按：金廷烈澄海志序云：澄之耆老皆言邑初無志，萬歷間王侯嘉忠草創未就，邑人別駕王天性踵成之，證以天性自序，及縣志本傳，知當時操纂政者，實別駕也，通志題林喬松輯者誤。

唐氏伯元萬歷泰和縣志十卷江西通志一百三。

未見

江西通志一百三：泰和縣志十卷，萬歷七年知縣唐伯元修。

唐彬求賜謚疏：方臣父之調繁太和也，搜匱賊八百有奇，代積逋三百以上，却相沿之例供，絕縉紳之請托，洗灰骨之沉冤，復尋佔之縣址，錄囚回曠旱，築堤障狂瀾，老稚有唐青天之謠，邑乘有德政編之刻，所著太和縣志行於世。（醉經樓集末。）

鈔按：明泰和縣，屬江西行省吉安府。仁卿爲令，在萬歷三年乙亥，至萬歷九年辛巳，乃稍遷南計曹。凡仁卿宰太和，前後共七年。居官廉明，舉鄉約，設社倉，築隄防，修縣志，泰和之民，至今頌之。（詳郭惟賢唐公墓誌。）所撰縣志，因世鮮傳本，未知其體例何若？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江西省有萬歷泰和志，存八九兩卷一冊刊本，當即是書。

宗頤按：千頃堂書目列此志於雲南地志類中，以泰和爲雲南大理府首邑，誤也。

詹氏一惠等萬歷惠來縣志十二卷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未見

詹一惠序：邑之有志，自嘉靖甲寅秋，林侯麓平君始。時草創未幾，百凡闕畧，而君纂輯成書，爲可繼耳。迄於今六十餘年所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善治者必達其邑之故典，民之習尚，然後政可施，而化可行也。迄今不修，久將湮沒，其何以有籍而徵哉？歲在甲辰，爲萬歷之三十二年，游侯東壁以彰陵名家出宰是邦，諸所關於民生國計者，一一舉行之，卓有成績。越四年，考最已應薦刺，而慮及於志載之闕，慨然歎曰：事孰有重於此乎？迺上其狀於當道諸公，俱報可；而慎擇校讐之役，俟以見屬。不佞迂陋無似，其不堪筆札明甚；而侯猶強委者再，乃質所聞於父老，而參之輿論，其事則禮樂政教宦蹟人文，上及沿革休咎之徵，下至戶口阨塞之處，炳炳俱載。其體裁畧倣古編年之法，損之益之，闡幽光而悉微隱，務求合乎至當之論。筆削皆握於游侯，不俟諸人備參考焉。……廣西北流縣知縣邑人詹一惠撰。（雍正惠來縣志卷首。）

游之光序：蓋聞風雅降而春秋作，司馬氏祖之，厥有史記；班孟堅祖之，厥有漢書；此志之所繇盛也。昌黎刺潮以來，業稱海濱鄒魯，而尊潮渠者冠冕石洲，詎非謂其義例森嚴，勸懲備具，彬彬乎信史之遺哉？蕞爾惠邑，固潮之舊壤也。建邑後二十有餘年，而有林實圃之筆。顧其書成於去任之時，因陋就簡，體裁失次，僅同野稗；予以徵往俟來，不已羹蕕乎？林之後又六十有餘年，而余小子光來宰是邦；其間山川之互換，世事之推移，人文之盛衰，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有識者共扼腕，思一潤色之，而無敢有代大匠斲者。歲戊申，邑之縉紳先生學士大夫以請；余唯唯否否，以告當道，當道報曰可；於是揖縉紳先生學士大夫，而與之疇咨，諭蒼

民林正幹，方子說，吳汝雲，吳大器等。蒐求逸事，屬諸北流君，討論既確，余始序次刪輯，列爲十二卷。圖有說，事有紀，自輿地，官署，賦役，食貨，以至名賢，孝節，遷客，辭人之類，靡不各有評讐，凡四閱月而後成帙，則予小子竊取之罪，其又何文焉？然而卒未敢大謬於石洲先生，若曰是庶幾爲攘爾惠昭勸懲云爾！敢妄云知我罪我，唯是書哉！萬歷己酉春正月  
上浣敘潮州府惠來縣知縣星源游之光撰。（雍正惠來縣志卷首。）

林世賞序：（雍正惠來縣志卷首。）（不錄。）

翁廷壽序：（雍正惠來縣志卷首。）（不錄。）

陳尙志序：（雍正惠來縣志卷首。）（不錄。）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八循吏傳：一惠秉性高潔，不樂仕進，乞歸，創修邑志。

千頃堂書目七地理類中：游之光惠來縣志，萬歷間修。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三：惠來縣志十二卷，明游之光修，詹一惠等輯。

### 佚

宗頤按：此志修於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凡四閱月而完編。主修者游之光。（之光字東壁，婺源人，由舉人除惠來令，雍正惠來縣志五名宦傳有傳。）

據雍正惠來縣志卷首，邑人與纂修者，除北流縣知縣舉人詹一惠外，尚有大竹縣知縣舉人林世賞，福建鹽運使司同知舉人翁廷壽；而搜求逸事者，有耆民林正幹方子說吳汝雲吳大器云。

又按：周府志言一惠創修邑志，不知惠來之有志，已自嘉靖乙卯秋林侯麓平始，（見一惠序）合爲訂正於是。

饒氏：崇禎大埔縣志 乾隆大埔縣志卷首舊序。

## 未見

饒堪序：按大埔志爲先大夫肇創，時去建治剛三十二禪，風俗半仍古鄙，人文尙借它邑。居民未稠，廨宇尙完，無興廢之足紀，蔑災祥之可書。雖云新乘，實猶闕史；迺今復閱八十載矣。山川且非故識，矧人事乎？堪自乙丑讀禮後，淡情公車之業，兩不計偕。間感昔舊者經新，而新者且復舊；昔盛者寢微，而微且復盛。風土之致，與楮墨之情若兩相須。第數年來，郊壘不靖，兵食繁興，饑饉頻仍，乾溢爲患；而又屢格於馬署傳舍之見，不肯併力于刀筆典故之間，敢覬此書之修且亟也。今張父母治甫三年，其善狀屢積不勝泐，最偉者如□每經清鈔，累捨貨，遍修境路，增置器械礮臺，設兵守禦，所在嚴明；又出俸擇長厚者宰之，收子母永代繁徭；俟之宜鐫，實賴故志過半矣。况政通人和，百廢皆興，不乘此修之，復何待耶？於是堪不避嫌疑，不憚協力，從諸紳衿後，詣仁侯言狀，以輯厥典；不意侯先得同然，遂造階拜邑博梁君爲秉筆，走幣徵詞宗楊闡，文學藍守炳，饒希鎮，吳士班，近稽逖覽以資之；不兩閱月，而志煥然一新矣。其紀地也據，其紀政也辨，其紀獻與文也核以麗。可仰願圖治者有譜，可令惡害已者懼誅，是誠信史哉！堪才謝班馬，識愧宋歐，且爲先嚴慈弓沙享堂之後，拮据靡寧，不敢溷預筆削之責。余於梁爲同年友，幸每以嫌疑相詔，奉若函丈。語云：‘稱其仇不爲諂，薦其子不爲私。’此太古之遺言，非今時之直筆也。不佞爲孝廉，幾三十年。且世居此枳棘中，硜硜拙鈍，難諧巧捷；今得捧誦琳瑯，喜藉手以了夙心；而吾王父八十年來殘編蠹餘，更托此光輝不朽矣。時崇禎九年丙子邑人饒堪序。（乾隆大埔縣志卷首。）

張燮任序：（乾隆大埔縣志卷首。）（不錄。）

梁亭表序：（乾隆大埔縣志卷首。）（不錄。）

乾隆大埔縣志十七儒行傳：饒堪，字用裁，號岱嶼，中翰與齡仲子，幼負穎異，積學敦行。萬曆丙午中第五名鄉試。生平儉約，志甘泉石，不樂進士。丙子張令燦任延修邑志。

〔補〕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大埔縣志，明張燦任梁亭表修，未見。洪志（宗頤按：即洪先灝修之嘉慶甲子大埔志。）燦任，字葆一，雲南臨安舉人，崇禎六年任大埔知縣，纂修邑志，與教諭梁亭表相攷訂，丙子告成。

鍔按：崇禎大埔縣志，舊皆題張燦任梁亭表修。考楊闡孝廉岱嶼饒公傳：崇禎甲戌，予受邑侯葆一張公聘襄志局，時執牛耳者爲岱嶼饒公，獲親教益，督予不怠。及丙子春仲，志稿就而公於秋間仙逝矣。（見大埔饒氏族譜文獻傳）依楊氏傳語，證之岱嶼序文，知志修自張梁，而定本實出岱嶼今鶴諸公手也。（今鶴，閩字。潮州府志闕傳，亦言與修揭陽大埔二縣志。）

宗頤按：饒堪序，稱埔志爲先大夫肇創，時去建治剛三十二禪，末又云：今得捧誦琳瑯，喜藉手以了夙心，而吾王父八十來年殘編蠹餘，更托此光輝不朽矣。致大埔建縣，在嘉靖五年，堪所謂其先大夫肇創者，蓋卽嘉靖間吳思立修大埔縣志，堪爲憲副饒相之孫，其序文謂埔志屬稿，出其先大夫者，當卽指饒相也。饒堪述其祖之志，續修埔邑志乘，其書久不見於世。存亡與否，已不可知。乾隆大埔縣志蘭齋序，稱予於壬戌秋，得有明張葆一於崇正九年所修埔志一帙。是此志乾隆間尚存；今可見者，僅見洪志藝文所載之六小序，及附引一二條耳。

郭氏之奇崇禎揭陽縣志 潮州耆舊集三十三。

佚 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三。

陳鼎新序：（乾隆揭陽縣志卷首。）（不錄。）

汪國士序：（乾隆揭陽縣志卷首。）（不錄。）

馮奉初明大學士謚忠節郭之奇傳：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常，以清才駿發，越其儕輩。明年，請假歸，縣令請修邑志，假滿還都。（潮州舊舊集三十三。）

[補]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三：揭陽縣志，明馮元懿，陳鼎新，汪國士修，佚，見韓文恪公集。謹案元懿天啓末任知縣，鼎新國士，俱崇禎初任，志成於崇禎辛未。

鍔按：郭忠節假歸，在崇禎辛未歲，是年即被聘修志，踰歲而志成。

考宛在堂詩途初集中，有修揭志，作榕城八景詩，又有修邑志成感賦四律，又有有挾改數字不得者再吟二律，諸詩。蓋當時操纂政者，實忠節一人。觀詩中聯句，如「於人行直惟三代，自我爲正指九天。」（感賦詩其一。）「我意孤懸知罪表，此身獨擬怨勞甘。」（感賦詩其二。）「直筆何曾劉五借，穢金總向魏收除。」（感賦詩其三。）「縱使塗黃由爾輩，終餘副稿在名山。」（再吟二律其一。）等語，足見忠節操觚時筆削之嚴。今其書雖佚，然據忠節詩注，全書實分五紀提綱，復有餘紀以補所未備。蓋亦有意成一家言，非因陋塞責者可比也。

宗頤按：是書阮通志藝文畧題曰明馮元懿陳鼎新汪國士修，而先君則攷定爲郭忠節纂輯。頤按陳鼎新序此書，稱前令馮君（指元懿）早已具儀幣，請郭太史爲政，而尚未屬稿。新猥承馮君後，幸太史尙居邑中，即敦請其終事，閱數月而告竣。所云郭太史，當係之奇也。又劉柒勤乾隆揭陽縣志凡例，謂揭志再修於崇正辛未；裁閱者，邑令馮元懿，陳鼎新，汪國士；纂修者，參事

郭之奇；分輯者，都闡黃夢邊，庠生王陽春，陳仕清，謝壽，袁年；  
校勘者，庠生陳應登，楊固。據此，則先君謂崇禎揭志，爲之  
奇所纂，益無疑義矣。

蔡氏 肇初 澄乘客 嘉慶澄海縣志十九文學傳。

未見

(第五卷終)